

艺术交响乐与时代主旋律——十年来广播剧创作的艺术成就

刘家思

作者赐稿

—

十年来,广播剧事业的发展,是得益于“五个一工程”的倡导。“五个一工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客观上已形成了一种影响全国的主流文化思潮与文艺运动,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广播剧作为“五个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艺术品种,多年来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广泛重视,广播剧的创作因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产生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美的艺术作品。许多作品因而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广播剧奖等全国性大奖。仅就“五个一工程”评奖而言,第五届有《纸月亮》、《野山花》、《新来的校长》、《雯雯撑起的天空》、《他留下一片温情》、《石头说话》、《沙狐》、《女兵连来了男家属》、《母亲碑》、《鞠躬尽瘁》、《孔繁森》、《关肃霜》、《风雪昆仑山》以及《过年》等等一批作品获奖或获提名奖;第六届有《袁庭钰的故事》、《水暖香港》、《三峡移民第一村》、《千条水,总归东》、《村里来了个新乡长》等等一批作品获奖;第七届有《大河谣》、《正气歌》、《神羊峰》、《永久的青年——瞿秋白》、《老屋的故事》、《抬头一片天》、《乌蒙杜鹃红》、《飞来飞去》、《披肩》、《犟老汉与叫驴的故事》、《嫁给中国》、《海选纪事》、《千古流芳》、《共和国赤子》、《大海的儿子》等45部广播剧。第八届有《铁窗英魂》、《枫桥民警》、《中华之声》、《白衣圣人》、《大兴安岭的女儿》、《圣旅》、《理财组长》、《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大禹的传说》、《满目青山》、《头版新闻》、《中华鲟历险记》等47部作品获奖;第九届有《马克思的一天》、《永久的思念》、《希望的田野》、《寻找》、《西沙女兵》等5部广播剧获优秀作品奖以及《移民乡官冉绍之》、《范仲淹》等一批作品获入选作品奖。这种形式表明,广播剧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本文试图以“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为主,兼及其他获奖作品,对我国十年来的广播剧创作成就做一些探讨。

十年来，广播剧创作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题材上的突破。曹禺曾经指出：“广播剧的好处在‘短’，在‘短’中取胜。……宇宙间形形色色的题材，任凭你取用。”^{（1）}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但是，由于广播剧是一种听觉艺术，那种时空跨度强的大题材是不适合它的，这就大大地制约了其表现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广播剧创作者不断拓宽取材视域，当下的重大题材、热点问题，具有时空穿透历史事件，超越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人类理想向往的神话故事等等，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他们总是以独特的视角对题材进行独到而精致的艺术处理，不仅使小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使宏大的题材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从改革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描写历史变革和转型时期出现的新人新事，讴歌典型，展示新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广播剧的取材重点。创作者们总是艺术地去感应现实，对现实生活进行独特的艺术描写，充分发挥了艺术表现人生、反映现实、启迪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袁庭钰的故事》、《新来的校长》、《孔繁森》、《枫桥民警》、《理财组长》、《三峡移民第一村》、《过年》、《村里来了个新乡长》、《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风雪昆仑山》、《鞠躬尽瘁》、《水龙谣》、《神农袁隆平》等等都是现实题材创作的突出代表，展现了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成就。《袁庭钰的故事》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而成，生动地讲述了全国税务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有着税务铁人之称的基层收税员袁庭钰的感人故事。作品抓住袁庭钰这个人物的真情、亲情、痴情加以渲染，把生活真实提炼为艺术真实，让人物在平凡中见高尚，在平凡中见情义，塑造了一个集寻常百姓与时代英雄于一体的艺术典型，闪耀着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光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给世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思想启迪。可以说，这些年的广播剧创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面貌。现实题材是十年来广播剧创作中的重点。

历史题材的创作，在十年来广播剧创作中成就很大。《正气歌》、《马克思的一天》、《铁窗英魂》、《范仲淹》、《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大河谣》、《从望郎媳到女司令》、《中华之声》、《永远的恰巴山》、《青山作

证》等等都是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突出代表。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处入手，以现实人生为旨归，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历史人物的表现中，弘扬民族精神，警示和教育世人。《正气歌》是一部三集广播连续剧，讲述了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在领兵抗元失败被囚后，胸怀浩然正气，坚贞不渝地为国尽忠的历史故事。作品以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在熟悉的历史故事中选择新的切入点，聚焦于忠义与变节，坚定与软弱，浩然正气与贪生怕死的矛盾，真切细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召唤时代精神，有着强烈的审美价值；《青山作证》以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全党开展的大兴调查研究、狠刹“五风”为背景，生动地叙述了主人公欧阳步行数百里，深入山区，体察民情，并从实际出发及时解决矛盾的故事，洋溢着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蓬勃朝气、一种昂扬锐气、一种浩然正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是以历史映照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充分发挥了张扬精神，启人心智的作用。

儿童题材也是十年来广播剧创作的又一重要方面，包括写少年儿童成长历程的成长剧和童话剧两种。创作者总是立足素质教育，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去挖掘、发现和展示一种强烈的童趣，致力于传播真善美，给祖国的下一代以思想上、情操上的良好教育。《纸月亮》、《雯雯撑起的天空》、《披肩》、《螺蛳、冰棍、哈巴狗》、《少年董真》、《起飞的小鹤》、《冬冬、雪雪、小猫咪》、《中华鲟历险记》、《小天使》、《可可西里的孩子》、《萨日娜》、《草莓》、《阿波今年七岁》《神羊峰》都是近几年来儿童广播剧创作的重要收获。《神羊峰》是单本童话广播剧，讲述的是羊和狼的故事，展示了红羚羊战胜恶狼，争得生存权的生命过程，使老题材富有新意，鲜明地揭示出善恶是非不能颠倒混淆，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性。儿童题材的创作，为广大儿童提供了健康的精神食粮，在儿童的成长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神话题材的出现。这是十年来一些广播剧创作者拓展题材的最新展示。在这里，江西的广播剧创作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并取得成功。《大禹的传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品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是江西广播电台录制的单本神话广播剧。该剧匠心独运地对大禹治

水的神话传说进行了精心的提炼和大胆的扩充，将纯粹出自于幻想和虚构的神话和历史文字记载的传说很好地结合起来，又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将大禹这个英雄塑造得分外豪迈悲壮，强烈地传递出勇于奉献的传统精神。神话题材创作，是广播剧向前发展深化的重要表现。

二

广播剧首先是一种戏剧而不是广播，必须符合戏剧艺术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不是戏剧而是广播。广播侧重的是抓事件，目的是宣传；而戏剧首要的是抓人物，描写性格，目的是审美。广播剧创作的关键也是塑造好人物，要在人物的命运历程中和人物的生存状态中显示一种主体旨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主观意图强加在人物身上。十年来，广播剧创作已经由抓事为主走向了写人为主。他们始终以人物为中心，以真实可信为准则，积极调动各种文学手段，集中笔力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成为全剧的原动力，取得了明显的艺术成就。

十年来，广播剧创作总是以一种正向的艺术笔调去进行艺术描写，人类历史进程中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启人思想，动人心魄，振人精神，催人奋发的社会变革与感人的事迹，成为其艺术表现的重点。因此，十年来的广播剧塑造的人物形象总是以那种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和体现人类真善美的人物形象最为出色。

首先，最感人的艺术典型是那些具有浩然正气的历史英雄形象，例如方志敏、文天祥、马克思、大禹、范仲淹、屈原等等。对这些人物，作者并没有将其概念化、神化，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人物的崇高和伟大，在英雄的本色中又呈现普通的人性，多侧面地立体化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正气歌》中的文天祥不仅是一位能征惯战、英勇无敌的沙场英雄，而且是一位状元及第、诗冠朝野的诗坛老将，既是朝廷名相，又是乡野后裔。作品对他的这种个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的表现。在作品中，他既有对敌方及叛将的慷慨陈词与愤怒，也有吟咏诗词、赏景恋美的高雅气质；既有对降元行为的断然拒绝和拒用元钞的高洁，也有嘱托胞弟过继儿子续续他香火后代的人性要求；既有对胞弟文壁事元的不屑与斥责，也有压制不住难以割舍的手足

之情的呼喊等等。在这种描写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心理得到了展示，富于人性美和人情美，显得真实可信。

其次，除了那种具有浩然正气的历史英雄人物之外，十年来的广播剧还塑造了一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和先进人物，例如孔繁森、袁庭钰、翁田海、高天凤、赵敬民、高新发、李梅等。这些人物形象扎根于生活，生动真实，栩栩如生，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这类人物，创作者总是在平凡中写出他们的不平凡。他们以执著的人生追求，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三集广播连续剧《枫桥民警》是根据诸暨市著名的“枫桥经验”创作而成的广播艺术精品。作品塑造了赵敬民这一位人称“赵公安”的枫桥派出所普通民警形象，人物显得真实感人，通过对他的描写，艺术地再现了“枫桥经验”。《天凤》是取材于受中组部表彰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个人”杨清漪的事迹而创作的。作品始终将人物描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事件中写人，以人物描写贯穿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公与私、亲情与事业的多重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塑造了西部大开发中一位基层青年党员干部的公仆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在这十年来的广播剧中，不光塑造了这样一些感染力很强的个体形象，而且也塑造了一些具有崇高精神的集体群像。《共和国的赤子》塑造了一批献身于祖国国防事业的崇高的人物形象，《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以翁田海为中心，塑造了深圳特区建设之初成建制转为地方国有企业的当年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官兵艰苦创业的英雄群像，赞美了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韶山红杜鹃》以毛泽东 1925 年回韶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史实为主线，塑造了毛泽东、杨开慧、毛福轩等早期共产党员的群体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显示了近十年的广播剧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

此外，十年来的广播剧中还有一批感人的艺术形象，这就是那些体现了真善美的人物。这些人物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幼小的儿童形象，在他们身上不光显现了童年的纯真，更显示了人类未受世俗与丑恶侵蚀时的真善美。比如《沙狐》中的甜女，《雯雯撑起的天空》的雯雯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二是作品中的与主人公相对应的或起陪衬作用的次要人物。例如《铁窗英魂》中的钱

正清和小高都是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钱正清作为国民党的一位处长，与方志敏有着不同的政治方向，是政治上的敌人，但他从小与方志敏生活在一起，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喝着方母的奶水长大的，又都在叠山书院经受了传统教育，这样，他与方志敏对立的表层下又隐藏着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与关切。于是，他既有劝降不成的焦躁，又有不能挽救同学生命的惋惜，更有对方志敏的敬仰，也有对奶妈的怀念，种种行为都包含着对显得真实感人，这样，一个良心未泯，具有人性与人情的国民党官员形象就活跃在听众眼前。这种人物的塑造，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创作中，努力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外在原因，是众多广播剧中人物描写深刻性的重要表现。人是社会的人，其性格、心理、情感、欲望与言行都是与外在场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写出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性，是人物形象真实性的要求。人物性格不能成为飞来之石和无源之水。《铁窗英魂》再现了方志敏辉煌壮丽的一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崇高而伟大的形象。对于方志敏这个光辉形象，作者在充分地展示其性格的丰富性的同时，还着力呈现了这种性格生成的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方志敏从小就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熏陶，曾在“叠山书院”读书，一生以故乡名人谢叠山为骄傲和自豪。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从小就心志高远。正是这种背景，方志敏高洁的品性和伟大人格便有了深厚的根基，显得更真实可信。

不仅如此，展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心路历程，揭示性格心理发展的内在依据，使人物形象富于动态的美，是广播剧创作在人物描写上的又一成功所在。人是活生生的，其心灵世界是灵动的，其个性是发展的，其命运是不断变化的，其情感欲望是多向的。因此，人物总是处于动态之中。静态的人物是没有生气，缺少感染力的。《披肩》一剧，以细腻的手法，在动态中展示出人物心理的多层次，深刻地描写了一个病中女孩对母爱的理解。《从望郎媳到女司令》精心地写出了康克清由一个望郎媳成为一个红军女司令的心路历程，真切地表现了她热情似火的革命情怀和坚贞不渝的革命决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这种心路历程的揭示，使人物形象灵动而有个性，显得光彩夺目。

十年来，广播剧创作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成了内在的一致。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的“五个一工程”的实施，推动了广播剧的繁荣发展，而大量的广播剧的涌现，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的建设，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于广播剧，曹禺先生曾经说：“我喜欢在静静的夜晚，独自欣赏这样的艺术。它确实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触动人的情感深处，使人心驰神飞，使我们的世界在闭目静听中，化成千万生动的面貌。”（2）这是就具有深广思想价值的优秀广播剧而言的。综观这十年来的广播剧，许多作品的确以其丰富深厚的思想意蕴产生了“触动人的情感深处，使人心驰神飞”，“化成千万生动的面貌”的艺术效果。

众所周知，“五个一工程”作品要求站在时代的前锋与高度去弘扬主旋律。许多人对此要求做了简单的理解，以为这就是要宣传政策。其实，主流意识和主旋律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传统，在一个前进的时代，它与往往与时代潮流是统一的。而一个前进时代的政策往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此，表现主流意识和高扬主旋律，与宣传政策是有区别的。而且，强调表现主流意识和弘扬主旋律，既不意味文艺作品不要追求艺术审美的震撼力，也不表明文艺创作不要进行深入而多向度的意蕴开掘，更不是要作者去图解政治以及简单地理解和对待生活。然而，当代文艺创作中总是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作家创作中主流意识突出，作品的意蕴往往单薄浅露，艺术价值欠缺。学界大都归结为文学环境制约的结果。我认为这还是作家认识片面、追功逐利的结果。对不少作家来说，还有才智低弱、情感贫乏、个性不强、功力不足的影响。综观十年来的广播剧都具有突出的主流意识，高扬着主旋律，但是它们大部分的思想意蕴并不单薄，更不浅露。创作者总是进行多维度的艺术开拓，赋予了作品较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蕴，打造了深厚的审美价值。

十年来，广播剧创作者总是在正面的艺术描写中，对作品进行多向度的艺术开掘，赋予丰富的思想意蕴，使作品拥有了一种厚重感。凡是优秀之作，总是预设着丰富的意义空间，呈现出一种多义性，可以满足不同的期待视野。广播剧作为一种听觉艺术，应该为听众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充分调动其想象力，多向地拨动他们的心弦，使之作放射性的思考，这样才能充分地显示其艺术的撼

动力。因此，好的广播剧不是简单地浅层地提出一个社会问题或演绎一个道理，而是寄予着丰富深邃的思想蕴涵。《马克思的一天》以多维度、多层面的思想性显示了其精品的特质。从总体上说，剧作立足于现代社会正面立场去构筑其艺术王国，在日常行为中去拷问人性，在叙写事件的背后寄予着强烈的理想，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又展示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作品通过人物一天生活的展示，从生活感悟到哲理思考，从人性观照到终极关怀，从家庭文化到政治话语，作品都进行了立体的开掘，表现了丰富、多向而深刻的思想意蕴，显得十分深厚。这种来自人生层面、政治层面、人性与道德层面、文化层面、哲理层面的丰富内涵，充分显示了作品的当下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主流意识的艺术表现中对人的终极进行关怀与追问，从而在弘扬主旋律同时又寄寓着对人类理想的憧憬与期待，这是十年来广播剧的深刻所在。展示终极关怀，表现与拷问人性，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也是作品艺术上的价值底蕴的追求与显示。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以人的感情和理性为表征的人性的总体追索，是指人和人类对自身生存目的、命运状态和最高价值理想所进行的一种关注、思虑和探求。它对人类整体存在和个体生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年来，广播剧创作者立足于现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物质与精神生活巨大发展的现实基础，以现代的意识与人类学的视野去描写现实人生，对支撑个体生命的思想境界，人生的态度，道德情操等精神问题进行追问和表现。《大禹的传说》表现的是不怕邪恶、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公而忘私、勇于奉献的精神。《神羊峰》描写的是善恶是非不能颠倒、不能混淆和正义战胜邪恶、弱者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勇敢的思想观念。《正气歌》讴歌的是浩然正气、坚贞气节和为国尽忠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的一天》铸造的是共产主义理想与追求的精神灵魂。《铁窗英魂》表现的是革命理想与信念、革命精神与气节及其清廉朴素的作风。《袁庭钰的故事》张扬的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鞠躬尽瘁、纯洁无私的人生追求。《范仲淹》表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取向等等，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感应。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境中，一些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偏位，生活腐化，堕落变节，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这些作品无疑是面对现实人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反思和求

索，是时代国人对金钱化、欲望化的精神追问和引导，显示了对人类深切的终极关怀。

曹禺指出：“广播剧的特点，又在‘广’。我们要求他丰富却精炼，它深入又浅出，它动人又含蓄，它宽广却又尖锐，它可以说明人生无穷的道路。”

（3）这是对广播剧思想艺术上的要求。十年来的情况表明，一大批优秀的广播剧都接近或达到了这种要求，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作品正以其深厚的思想蕴含发挥着感染人、教育人、影响人的作用。

四

结构与冲突是戏剧的重要构成要素。戏剧必须有矛盾、有冲突，剧情要有吸引力必须要有巧妙的结构，这样才会出戏、出彩。美国戏剧家雷·克罗塞斯指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剧本的结构是造成我们栽跟斗的最大障碍；而在剧本创作中，结构不合适造成良好的可能性无法体现要比任何其他因素更甚。”（4）前苏联戏剧家霍洛多夫指出：“剧本应当结构好，使他在艺术上是一个整体，使这一个整体的各部分都配合好，使次要的部分不遮盖掉主要的部分，使各个事件合乎规律地相继产生”，“剧本的结构应该服从于冲突的揭示、发展和解决等任务，服从于在行动中揭露人物性格这一任务”。（5）因此，结构与冲突是所有剧作家都十分重视的。广播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样式，结构的设计是其成功的关键，“广播剧写作，下笔之前最费思索的是结构；对剧作的修改，着重是结构上或大或小的改变”。（6）综观十年来的广播剧，大都巧妙地安排了戏剧进程，展开了紧张激烈的性格和心理的冲突，使全剧悬念迭出，矛盾迭起，节奏鲜明，自然流畅，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思想情绪，显示了戏剧的艺术本色。

审视十年来的广播剧，它们在结构形态上最突出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大多是诗化结构。广播剧是声音剧，“它更像诗，更有诗的情感”（7）这种诗化的结构更加贴近了这种特点，既具有诗之美，散文之美，又具有戏剧之美，其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铁窗英魂》以方志敏被捕入狱、最后壮烈牺牲为结构线索，将狱内与狱外交织起来，组接穿插，用几个典型的生活横切面艺术地再现方志敏辉煌壮丽的一生。全剧以竹喻人，以人为竹，叙写主人公的坚贞不屈的气节与追求。几个生活片段，构成了咏竹、慕竹、做竹的三个诗章，使全剧

就像一首结构完整的咏竹诗。正是竹的气韵、竹的气节、竹的香气构成了与外在世界的剧烈冲突，富于艺术张力。由于有了这种诗化结构，人物的性格冲突与心理冲突也就交织在一起了。《屈原》也是一种诗化结构，虽然剧中情节组成了前后对应的因果链，但从剧情的铺陈和发展上看却始终是以人物的情感为内在线索的，情感成为全剧的推动力，十分自然顺畅地笑了情节与事件的时空转换与跳跃，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多线交织是十年来的广播剧创作中安排结构、组织冲突的重要特征。这些年，广播剧创作者往往寓丰富于单纯，明快中藏复杂，结构上总是多条线交织在一起，组织成一个个结，加强了戏剧冲突，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以田海女儿燕燕的广播小说《我比深圳特区大八岁》将工程兵部队的发展、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串联起来，使每一个事件都表述得十分清晰，层层递进，使剧情前后呼应，一气呵成。但全剧矛盾发展交织着多条线索。其主要矛盾是特区经济高速发展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又交织着国营企业是继续走计划经济伸手等待还是在市场经济中敢干敢闯的矛盾，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与落后的经营管理问的矛盾，以田海为代表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与部分员工固步自封只顾眼前利益的矛盾，田海与周小健之间重信誉讲质量与偷工减料的矛盾田海和宝丽在局部与全局利益、个人与集体利益问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等等。几组矛盾的交织，构成了作品色彩丰富的生活画卷，从而揭示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也生动形象地说明开拓创新、放眼世界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一天》在结构上是很具匠心的。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邮寄、出版贯穿始终，成为矛盾的主线；另一方面，债主的逼债又紧密地交织着。写家庭生活的窘迫，就表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又加剧了家庭生活的窘迫。这不仅使家庭生活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一种矛盾冲突。出书是主人公的情感趋向，是其理想所在；还债又是其生存的要求，是社会冲突的表现，这就突出了事业与生活，情感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的胶状的矛盾关系，既赋予了作品的普遍的意义，也充分显示了它作为戏剧的艺术特征。

在近十年的广播剧创作中，对比衬托也是作品结构布局上的一个特征。对比和衬托使戏剧的结构严谨巧妙，冲突紧张激烈。《赴任》没有设计复杂的人物

关系，只是以人物自身的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全剧在结构上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取得了强烈的效果。主人公任希奎有两套时间观，对工作是争分夺秒，个人看病则是一拖再拖，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有序的推动了戏剧进程，而且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艺术张力和节奏。《螺蛳、冰棍、哈巴狗》艺术上成功地采用了对比手法。全剧形成了三组强烈的对比：一是城里的娇娇和山里的兰兰对比。娇娇家庭生活优裕，个性骄蛮；而兰兰因陷入失学困境而寡言早熟，懂得关心别人；二是山里的孩子之间的对比。班长冬冬诚实舍己；而小贝子调皮捣蛋；三是人物自身的前后对比。娇娇在和其他小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心灵被深深地震撼，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得到了精神帮助，前后判若两人。这样，城里来的女孩娇且骄，山里的调皮蛋蛮而横，各呈其技，互不相让，弄得冲突迭起，好戏连连。

五

广播剧是听觉艺术，声音是它惟一的表現手段。从选材、构思、塑造人物到主题表现，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最终都要通过声音去体现。因此，广播剧创作必须巧妙地运用话语、音响和音乐，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艺术整体，才具审美价值。综观十年来的广播剧，多数创作者牢牢把握了这一本质特征。在创作中，他们充分发挥综合性声音的优势，巧妙组合，在清新明丽的语言中传递丰富的语义信息，在自然优美的音乐音响中形成诱人的戏剧情境，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使语言和声音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产生了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语言和声音的个性化是指人物的语言和音乐音响能够反映特定人物的思想脉搏、情感冲突、性格特征。广播剧是以声音为惟一的传播媒介的戏剧，个性化的语言和声音对广播剧的艺术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年来的广播剧大部分都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从《野山花》到《新来的校长》，从《雯雯撑起的天空》到《他留下一片温情》，从《鞠躬尽瘁》到《孔繁森》，从《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到《乌蒙杜鹃红》，从《飞来飞去》到《嫁给中国》，从《千古流芳》到《大海的儿子》从《枫桥民警》到《白衣圣人》，从《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到《希望的田野》，从《西沙女兵》到《移民乡官冉绍之》，从《正气歌》到《运河人》，从《袁

庭钰的故事》到《大禹的传说》，从《范仲淹》到《屈原》，从《大河谣》到《铁窗英魂》，从《山里娃的老师，儿的娘》到《马克思的一天》等等，其语言和声音都是个性鲜明的，艺术表现力很强。请看《袁庭钰的故事》中的一段对话：

老 袁：谢谢，何大嫂，心意我领了，这鱼我不能要。

何大嫂：怎么？怕我不交税怎么的？”

老 袁：哪里话；你可是模范纳税户呢！何大嫂，我这病呀，医生交代是在阎王 爷面前打不死的黑李逵，我们这清流县里有个病不死的袁庭钰呢！

这几句话个性色彩非常鲜明。一个事业上执着追求、生活上乐观向上、不记名利、不辞劳苦、默默奉献的基层税务工作者的光辉形象，通过这几句话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

十年来，广播剧创作者总是运用诗性的语言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什么样的语言是诗的语言呢？孙庆升先生指出：“诗的语言，不是别的，就是饱含感情，富于动作，节奏鲜明的语言。”（8）从《屈原》到《正气歌》，从《铁窗英魂》到《大禹的传说》，从《马克思的一天》到《范仲淹》，从《关肃霜》到《风雪昆仑山》，从《千古流芳》到《共和国赤子》，从《中华之声》到《永久的思念》，从《希望的田野》到《西沙女兵》，不仅大量运用诗词入剧营造一种诗的情境，而且人物的语言都是充满激情的，具有浓郁的诗意。

《山里娃的老师，儿的娘》中的许多对白都是诗性的，尤其是苏梅的几则日记，简直就是一首首的抒情诗。剧中音响也展现出诗的情境与意蕴。请看《正气歌》中文天祥在回答忽必烈的劝降：

宋无不道之君，不幸奸臣当权，国运日衰，北朝乘人之危，招降纳逆，夺我社稷，文天祥苦无回天之力，只有以身殉国，万无降元之理，惟愿以一腔热血，告慰大宋之死节忠烈，不使其孤寂惆怅，乃知天地之间，终有一股恢弘之气，教人明辨忠奸，匡正辟邪，视忠义为大节，置生死于度外，这就是我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

在这里，情感的律动与外在的语言形式达到了统一，传达出了浓烈的诗意，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劳逊指出：“诗意不只是对话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属性。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特质，否则对话将无法达到它的真正目的。”（9）

这种语言，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崇高气节和坚定的爱国情怀给予了突出的表现。

广播剧作为一种依凭于声音而存在的戏剧形式，其生命在于通过多种声音组合，着力诉诸人们的听觉，使接受者通过“想象”来完成艺术形象与意境的感悟与再创造。各种声音的巧妙运用，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强烈的戏剧氛围和真实的艺术情境，是十年来许多广播剧语言和声音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这些广播剧成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大河谣》、《纸月亮》、《新来的校长》、《石头说话》、《沙狐》、《母亲碑》、《风雪昆仑山》、《水暖香港》、《三峡移民第一村》，还是《铁窗英魂》、《千条水，总归东》、《村里来了个新乡长》、《抬头一片天》、《犟老汉与叫驴的故事》或者是《海选纪事》、《大海的儿子》、《正气歌》、《圣旅》、《马克思的一天》、《永恒的思念》、《大禹的传说》等等，它们的成功都在于巧妙地运用了人声、音响和音乐，并使各种声音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如《大河谣》开篇的音乐、倔强的黄河号子与肃穆悲壮的古筝声、可怕的炸雷与咆哮的洪水急促的报警声与绝望的呼号声渲染出了一种悲壮的气氛，制造了一种苍凉的情境，它们和结尾低吼的长法号、隆隆的大鼓、雄壮的撑船号子、波涛声，共同创造了剧作诗的意蕴。《大禹的传说》的成功，与其综合性声音艺术手段的充分运用是分不开的。霹雳的雷电、翻涌的波涛、倾盆的暴雨、原始先民在大地上的挣扎呼号之声，交织成了一个远古洪荒时代原始先民艰难的生存环境；天神的怒斥、狡邪的狂笑，突出了人神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的历史性场景；开山填海时震天动地、山崩地裂的熊吼斧凿之声、大禹不畏困难与邪恶抗争的坚定回应，又有力地烘托出先民们在恶劣环境下不屈的抗争与拼搏的强音。而且它前后运用了四十六段古朴优美，既浪漫奇特又熨贴合理的音乐，给听众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一切，充分保证了这部神话广播剧的艺术效果。

十年来，江西的广播剧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艺术直觉去关注和感觉现实，去表现和抒写人生，展示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理想和对现实人生的期待，取得了作品在思想、艺术和审美上的成就，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发挥了教育人、影响人、鼓舞人的作用。

注释

(1) (2) (3) 曹禺:《〈广播剧选〉序言》,《曹禺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98页、第397页、第398。

(4) [美]雷·克罗塞斯:《戏剧的结构》,罗晓风选编《编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8——119页。

(5) [苏]霍洛多夫:《戏剧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8页。

(6) 王雪梅:《广播剧艺术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44页。

(7) 曹禺:《喜听广播剧〈陈妙常〉》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0页。

(8) 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07页。

(9) 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